

社交末節已無關緊要

有些禮儀適時適所。勿過度凌虐。

喬·昆南 (Joe Queenan) 撰文

本文譯自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 2016 年 10 月月刊

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後的早上我在居住地的一家小飯館吃早餐時，剛好提到我非常訝異，「驚爆焦點」這部片…我話還沒說完。

「不要告訴我誰得獎，」同桌有個常客瘋狂地揮舞著手說。「我把它錄下來了，還沒機會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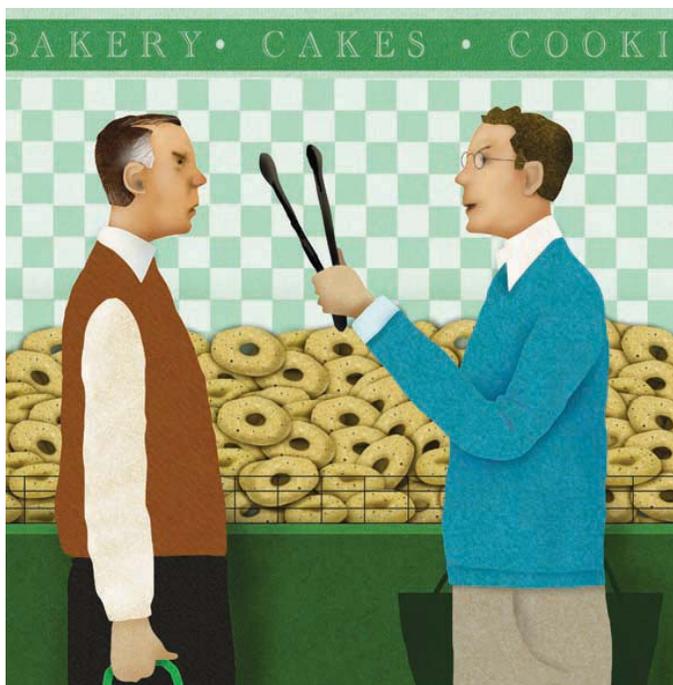
此話一出，立刻有人回應。

「那太遺憾了！」這個早餐聚會的另一個人說。

「你運氣不好！（註：我們還想談下去）」另一個說。

「是啊！我們不理他，繼續談」第三人幫腔。

「洩漏奧斯卡劇情有甚麼了不起，」第四個人說。



要是你沒看直播節目，太可惜了。」

「我剛剛才講的，」我繼續道，「我很訝異，也很高興，看到『驚爆焦點』得到最佳影片獎。」

話題從那裏繼續下去。同樣的，沒有任何一個人有

權說，「不要告訴我超級盃的結局！」或「不要多言無畏大聯盟的賽事；第三場我還沒看呢！」如果你沒看超級杯或世界賽實況，那是你的事。

如果是故意透露情節來避免減損你享受，譬如說，電影的樂趣，我可以尊重那樣的做法，至少在理論上。可是，要是我花了10塊大洋看班艾

佛列克 Ben Affleck 如何演不好了蝙蝠俠，我相信我有義務詳細說明「蝙蝠俠大戰超人」每一個演得不好的地方。我不需要等每個人都看過那部影片才開始抱怨劇情無頭無腦、艾佛列克看起來像肥豬、神力女超人的戲份太少。要是你沒看

DAVE CUTLER

過這部電影，我並不是故意破壞你的興致；我是不要你上當受騙。

錄下電視節目及體育賽事的人或許自己覺得有義務不要透露電影、節目、球賽、選舉、婚姻、或戰爭的結局。其實他們並沒有這個義務。我們其他人有權活在當下的世界。如果到了奧斯卡獎如期播出時，你還沒看那隻灰熊撲在李奧納多·迪卡皮歐身上，那很可惜。你在忙什麼天大的事，讓你沒時間看「神鬼獵人」？

此外，也想想電子郵件的凌虐。沒有不成文法規定我必須在你寄信後幾分鐘內就要看信。除非你是我的雇主、孩子、配偶、或腸胃醫師，我根本沒有義務要回信。

同樣的，沒有法律規定我必須聽你留在我電話的語音訊息。如果你有35歲以下的孩子，你早就知道年輕人永遠也不會聽電話留言。他們看到你撥的電話，會直接回撥。他們相信如果事情真的很重要，你會傳簡訊。由於不聽語音留言已經是新的常態，如果你用了10分鐘語音留言去描述波伽利的演唱會如何精彩，而我沒聽，你不應該太訝異。

姑且不論好壞，相較於傳統有線電話，智慧型手機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一天的時間有一大部分用在打電話、傳簡訊、貼網文、寄照片、看影片、查分數、查地圖、或查維基百科來解決一些爭論，例

如為什麼芝加哥被稱為風城。但是智慧型手機無可避免創造了一大堆例外（社交末節原本是教人如何有禮）。彬彬有禮不是做作。它表示對其他人存在以一種文明的方式予以認同。但是我們認為有禮貌的行為可能會僵化，而變成虛有其表——甚至讓人反感。如同前面說的，有些社會禮儀需要適時適所，但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懂。然而，你仍然必須寫感謝短信，讓你的同伴到飯店先到桌位入座。但是當社會禮儀侵犯到個人權益，那就麻煩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強迫他人有禮貌，但它能配合，而且能維持公共利益。我發現，虛無飄渺的社交禮節新規則鼓勵心思細緻，自以為是的人，延伸新的規則，擴張他們的文化權威，並且兼併了他們從未有意去理會的領域。

寧靜車廂是一個最佳寫照。大多數坐在寧靜號列車特殊待遇的人，是因為他們想要和平與安靜。但是有一種特殊的社交上受保護的人會潛伏在寧靜車廂，準備伏擊不幸溜進來，對著手機不停高聲說話，不曉得自己已經闖入特別車廂的推銷員。於是先前安靜的乘客群湧而上，高聲交相指責這個倒楣的笨蛋竟敢褻瀆車廂的寧靜。對他們來講，寧靜車廂不只是一個安靜閱讀，不被其他人無聊的手機對話打擾的地方，它更是鐵路運輸上不可侵犯的聖殿。

最近，在一次從首都華

盛頓搭火車北上的途中，我被坐在附近的一個愛挑釁的道德之士斥責。他發火了，因為我正從報紙撕下幾篇有意思的文章。他一直坐在那裏，像一條盤繞成一團的紅尾鱗蛇，虎視眈眈，隨時攻擊。

「這一節是寧靜車廂，」他怒氣沖沖，嘶聲嚷道。他站穩在道德基礎上，從最高點瞪視著我。「你不能在這裡製造任何噪音。」「這一節是寧靜車廂，不是死寂的墳墓車廂，」我回答。「我不可以用手機。但是我可以擤鼻涕。我可以搓鼻子。我呼吸可以出聲。我相當有把握，對我浪費美好青春歲月的遺憾而深深嘆口氣，也沒問題。而且，從我的報紙撕下我感興趣的文章，也絕對可以。」

「我要去叫列車長來，」他說。

「悉聽尊便。他會告訴你，這節車廂比較像「有點靜」的車廂。你不能大聲談話。你不應該呼呼大睡。你不能吹口哨。但是撕報紙是可以的，只要你靜悄悄地撕，就像我那樣。對了，對於有些人在公共場所大嚼「多力多滋（一種起司味的食品）」時發出那種好玩、咕滋咕滋的聲音，你的態度是什麼？」

當今吹毛求疵的人認為他們有權將自己那套嚴苛、過度潔癖的規則強加在不相干的陌生人身。最近，我在買麵包圈時，突然有一個看起來似乎聽了很多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錄音檔的人遞給我一支夾子。他一副高不可攀、喜歡對人說三道四的樣子，動作帶有令人無法接受的興師問罪的姿態。抱歉，我從麵包圈籃子拿出一個麵包圈不需要夾子。我用手就可以了，就像吧檯服務生用手指將一片萊姆放在我的沛綠雅礦泉水那樣。我四肢健全，可以拿麵包圈——及凱薩麵包及柳橙及香蕉——以前這樣子做過，而且通常駕輕就熟。在超市將國家法令規定要用的夾子遞給一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明顯是一種被動式強迫行為。也許只是對於無法掌控他人行為的一種補償作用吧。「重點不在於麵包圈，對吧，先生？」當我把夾子原封不動還給他時，我想那麼說。

回到剛剛說過的智慧型手機，我想，我們應該採納一些基本社交禮儀。其中幾項如下：

在公共場所檢查電子信件時，要將電話聲音關掉。沒有人要聽那個擾人的「刪除」聲。它顯示你不尊重坐在你旁邊的人。它就跟在大庭廣眾之下剪指甲一樣惡劣。

當電影院的銀幕訊息告訴你要關掉電話，它表示預告片之前就要關掉，不是等到正片上演前才關。預告片是看電影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果你不懂這一點，你根本就不應該去看電影。一旦踏進電影院，只有片中的演員才能說話。不管你想說什麼，都不值得別人聽。可能唯一的例外是如果班

艾佛列克上場，嘴巴哼哼唧唧的。在那種情況下，你可以愛撥幾個電話就撥幾個。

關於當代智慧型手機禮節的最後一個淺見：就像所有與禮節相關的事一樣，對於不遵守禮節，並沒有標準處罰的時間規範。從前，要是在慶祝首次登台的茶舞上你冒犯了哈佛斯汗 Haversham 小姐，你的處罰可能是她會下令這一季往後類似活動都不邀請你。

但是現在，用智慧型手機時冒犯人的事屢見不鮮，而且嚴重破壞社交關係，所以容許立即報復。人們常說，我們每個人都互相關聯。因此，你採取的行動要像那樣。

如果坐在我旁邊的人講手機時的聲音侵入我的收聽與說話的範圍，我二話不說，一定當著他的面唱出羅伯特·顧

雷特的百老匯名曲「萬一我要離開你」。如果那樣不管用，我會改唱「攀越千山」。通常這會奏效。

同樣的，如果你大聲誤導你的另一半或老闆或其他重要人士，說你現在何處，你不啻陷周遭的人於不義，如同共謀。因此當我聽人對著手機說謊時，我會毫不猶豫大叫：「他不可能在七點之前出席你結婚 55 週年紀念。他還在德拉瓦州（譬喻老遠的地方）。而且他和一個叫 Brandi 的人在一起。」但或許那個人就是我。

作者：

喬·昆南 Joe Queenan 定期為華爾街日報及衛報寫文章。

台灣 7 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6 年 7 月底
資料來源：各地區總監辦事處

地區	社數		社員人數	
	2016 年 月 1 日			
60	108	108	4,948	4,993
0	58	58	2,252	2,217
0	130	130	4,380	4,373
0	89	89	5,073	5,200
00	129	129	5,965	6,216
10	87	87	3,695	3,470
20	150	150	5,943	5,932
總計	751	751	32,256	32,401